

客家地区农村女性闲暇生活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西博白县为例

万江红, 高冬梅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基于实地调查, 从闲暇时间、闲暇活动以及闲暇心态等方面考察了广西省博白县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生活状况, 其闲暇生活总体特征表现为: 闲暇时间小幅度增加、闲暇活动内容单调、闲暇空间“地缘性”强、闲暇意识表现为“生产第一、闲暇第二”。从自然、个人、家庭、文化、社区等五个层面探讨其影响因素, 并提出改善农村客家女性闲暇生活的建议。

关键词: 客家地区; 农村女性; 闲暇生活; 影响因素; 广西; 博白县

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6-0047-06

The Leisure Lives of Hakkas Area Countryside Feminin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ake Bobai County of Guangxi Province as example

WAN Jang-hong¹, GAO Dong-mei²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alysis of the feminine leisure time of Hakkas area countryside in Bobai County of Guangxi Province, the Hakkas area countryside feminine leisure life overall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is “the leisure time small scope increases, the leisure active content to be monotonous, the leisure space “geographical” strong, the leisure consciousness performance is “produces the first, leisure second”. The author from the nature, individual, the family, cultural, the community five stratification planes discusses its influencing factor, and further proposed that improves the countryside Hakkas feminine leisure life several suggestions.

Key words: Hakkas area; countryside female; leisure lives; Guangxi province; Bobai county

一、问题的提出

闲暇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示了个人生活质量的高低, 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女性的闲暇生活研究渐渐进入了西方学者的视野。总的来说, 目前国外的女性闲暇研究主要从闲暇时间、闲暇质量和内容、闲暇的影响因素、闲暇的益处等四个方面着手, 对女性休闲的差异性、限制性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卡拉·亨德森等著的《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2000)^[1]是女性闲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著视野开阔,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女性的闲暇问题, 涉及到女性闲暇的多个方面与层面, 如女性休闲研究的历史、女性休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休闲与女性争取自由的关系、社会对女性休闲价值认同的意义、制约女性休闲的因素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休闲在女性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意义等。此外, 女性闲暇研究的其他代表作还有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的《第二轮班》(1989)^[2]和罗伯茨的《青年与闲暇》(1996)^[3]等以及Ueta的专题研究论文《Intrafamily Time Allocation of Housework: Evidence from Japan》(2005)^[4]。但是, 这些论著主要是以城市女性, 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女性的闲暇生活为研究对象, 极少涉及农村妇女的闲暇生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 女性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社会参与权力、婚姻、教育、家庭地位等领域内的女性研究成果颇丰, 而女性闲暇领域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 1) 系统介绍国外女性闲暇研究的成果, 如胡宇娜的综述研究^[5]; 2) 对我国

收稿日期: 2009-10-12

作者简介: 万江红(1966—), 女, 湖北红安人,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

女性闲暇生活的历史文化进行专题研究,主要有张建萍对女性休闲生活历史变迁的研究^[6]以及张哲乐的有关道教文化与女性休闲的探讨^[7];3)重点对城市女性闲暇问题进行讨论。这些研究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成果上,主要探讨了城市女性闲暇时间、闲暇内容、闲暇活动、闲暇空间及闲暇经济等内容^[8-11]。4)关于农村女性闲暇生活的研究,这还是薄弱地带。系统研究者仅有田翠琴、齐心的《农民闲暇》^[12]。该书从闲暇时间、闲暇活动和闲暇心态等三个维度考察了女性的闲暇生活。此外,田翠琴深入研究了农村妇女闲暇时间、闲暇生活与男性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现象,认为其差异不仅是闲暇时间总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闲暇生活质量与闲暇机会、闲暇心态的差异。农村妇女的闲暇时间与闲暇生活质量,已成为制约她们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13]。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的女性闲暇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理论上,形成了从概念界定、指标体系到影响因素、解释框架的完整体系,不仅深化了有关女性的研究内容,同时夯实了闲暇社会学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各学者的调查研究揭示了城市女性的闲暇生活状况,分析了相关的影响因素,其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深化女性闲暇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妇女的闲暇生活研究遭遇了“双重忽略”:从研究内容看,女性研究一直偏重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三大领域,而很少涉猎女性闲暇领域,农村妇女的闲暇生活更是研究的盲点;从研究对象看,闲暇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城市居民的闲暇,很少问津农民的闲暇生活。双重忽略造成农村妇女闲暇时间与闲暇生活研究的缺失。对此,已有学者引起了足够重视,并力图弥补这一缺失^[13]。中国幅员辽阔,城乡之间、农村之间,西部、东部、南部和北部等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千差万别,不同地区农村女性闲暇状况也迥然不同。这就要求学界应先对不同地域农村女性的闲暇生活状况进行具体研究,然后再做总体概括,以求农村女性闲暇问题研究的升华。为此,笔者拟通过对广西省博白县客家地区的调查,深入考察该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生活状况。

二、调查样本与调查方法

广西博白县位于广西东南部,总面积3835平方公里,人口150多万,其中,客家人约为120万,占博白县总人口的80%,是世界第一大客家人聚居县。客家女性是客家民系乃至汉族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汉

族女性中唯一没有缠足陋习的女性。历史上,由于客家男人多外出谋生,理家与耕作等重担均由妇女承担。客家妇女的劳动强度很大,“在乡村中耕田种地的,上深山去砍柴的,乃至建筑房屋的粗工,灰窑里做粗重工作的,几乎全都是女人。”^[14]她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复有暇之时。勤劳能干的客家妇女艰辛地哺育了千年不衰的客家文明,并成为不同于汉民族各系的特殊女性群体,堪称客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更可贵的是,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因而,也有了“娶妻当娶客家女”的谚语。当前,社会各界对客家地区女性的关注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对客家女性的人文性格及其历史成因、家庭地位等的研究^[15, 16],很少关注她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与闲暇生活状况。

本研究调查时间为2009年7月至9月,以问卷调查法为主,个案访谈和文献法为辅。同时,抽样方法为概率比例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具体根据乡镇人口的比例分配各镇的样本数,然后从乡镇中抽取若干村,对抽中的整个村的女性作为样本进行调查。从博白县所辖的28个乡镇326个行政村(含居委会)选取博白镇、三育镇和三滩镇为调查点,共发放23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200份,有效回收率为86.9%。另外,研究还收集了其中10位女性的访谈资料。调查对象为农村成年女性,本次调查中女性的人口特征主要表现为:1)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39.36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81岁。2)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未婚占15.5%,已婚占84.50%。3)从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来看,该地区农村客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初中及以下的占84.5%。4)从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来看,该地区女性职业分化不彻底,大部分还是以农业为主,占87.5%。

三、客家地区农村女性闲暇生活现状

(一) 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是人们支出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必要活动所需时间之后,所剩下来的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并对职业劳动具有补偿功能的时间。闲暇时间与生产劳动、生理必要、家务劳动等时间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时间的系统与结构。

调查发现,客家地区女性的闲暇时间尽管变化不大,但呈现略有增多的趋势。“与过去五年相比,您的闲暇时间变化如何?”的问卷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接近一半的客家妇女认为自己的闲暇时间没有什么增减,36.0%的客家妇女认为自己的“闲暇时间增多”(包

括增加许多、增加一点), 22.5%的客家妇女认为自己的“闲暇时间减少”(包括减少许多、减少一点), 两者相差 13.5%(表 1)。

表 1 客家妇女对闲暇时间变化的认知

	频次	百分比
比过去增加许多	20	10.0
比过去增加一点	52	26.0
比过去减少许多	11	5.5
比过去减少一点	34	17.0
没有什么变化, 差不多	82	41.0
总计	200	

从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生活时间配置结构的总体情况看, 其平均每天的闲暇时间为 4.827 5 小时。这对她们来说, 闲暇时间是多还是少? 表 2 显示, 认为“闲暇时间多”(包括太多、较多)的共占 47.5%, 而觉得“闲暇时间少”(包括太少、较少)共占 24.0%。两者相差 23.5%, 说明客家地区大部分农村女性每天的闲暇时间量比较多。

表 2 客家妇女对每天闲暇时间总量的认知

	频次	百分比
闲暇时间太多	14	7.0
闲暇时间较多	81	40.5
闲暇时间正好够用	57	28.5
闲暇时间较少	40	20.0
闲暇时间太少	8	4.0
总计	200	

导致客家地区农村女性闲暇时间有所增加的原因在于: 其一, 随着中国—东盟“M”型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海峡两岸(广西玉林)农业合作试验区的启动, 玉林市南向发展战略凸显。而博白作为玉林的南大门, 由玉林市的边缘变成加快融入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前沿, 成为打造连接玉林与北部湾经济区的滩头阵地和桥头堡。近年来, 博白县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不断加快推进, 为客家女性走出家门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利于客家女性逐渐摆脱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调查也发现, 客家女性的职业非农化趋势日益明显。其二, 博白客家地区属于丘陵地带, 农田非常少, 农业收入所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较小, 为此, 在量的方面, 客家农村女性用于农业生产的总时间并不多; 在质的方面,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 农村女性生产劳动的繁重程度减弱。其三, 客家男性开始加入进来和女性一起分担家务劳动。调查显示, 客家地区农村女性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 2.007 5 小时(120.45 分钟),

占一天时间的 8.36%。在随后问及的“您的丈夫经常做家务么?” 6.7%的被调查者选择“经常”, 38.5%的被调查者选择“有时”, 选择“偶尔”的占 25.0%, 选择“从不”的占 12.5%。说明客家男性在分担家务劳动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家务劳动的两性分工模式弱化。此外, 家务劳动时间减少, 与家庭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关系, 如在做饭的能源方面, 煤气炉、电饭锅、电磁炉等家电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客家农家, 极大地缩短了农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为此, 客家农村女性的闲暇时间相应地小幅度增加。

(二) 闲暇活动

闲暇时间里客家地区农村女性选择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以及活动的丰富程度、活动的空间, 是研究农村客家女性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闲暇活动内容

调查发现, 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活动以消遣、社交型为主。“主要通过哪三种活动度过闲暇时间”的问卷结果显示: 在 16 项闲暇活动中, 排在前三位的闲暇活动分别是:

(1) 串门、与邻居(朋友)聊天, 占总人数的 69.5%。聊天的内容主要是“闲谈, 没有什么具体内容”, 占 72.5%。聊天是客家地区农村女性日常生活的消遣方式, 是女性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的途径之一。闲聊中包含有乡村女性“友好”的价值观, 这直接来源于乡村是一个熟人社区的特点。在日常生活当中充分考虑熟人关系, 维持熟悉以及和谐, 反应了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熟人关系的相互依赖。

(2) 看电影、电视或听广播, 占总人数的 59%。在“您经常收看哪些类型的电视节目?” 的多项选择中, 该地区女性最喜欢收看的电视节目依次是电视剧、新闻、综艺节目等, 相比之下与学习和农业生产有关的节目, 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法律知识、农业科技等, 观看的女性很少, 所占的比例很低。

(3) 无事休息, 占总人数的 43.0%。无事休息(闲呆、睡觉)是一种相对于积极休息而言的以静为主的消极休息方式。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五类。从生理学的角度上讲, 辛勤劳作的客家地区农村女性急需恢复体力, 缓解或消除疲劳, 保持身体的健康, 因此, 接近半数女性选择了“睡觉”。

此外, 参与较多的活动还有打牌、搓麻将(40.5%)、陪伴孩子(21.5%)、看书报杂志(19.5%), 而“参加村街文体活动”、“参加社会工作或公益活动”等传统公

共活动和“体育锻炼”、“旅游和郊游”、“上网”等现代的闲暇活动的选择率也都非常低。

社会转型期客家地区农村女性不仅现代性的闲暇活动内容单调,而且独具地方特色的传统闲暇活动式微。博白素有“广西采茶艺术之乡”美称,“桂南采茶戏”是当地流传的一种由本地茶民独特的舞蹈、山歌、小调、花灯等糅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种,桂南采茶属“三小戏”,即由小生、小旦、小丑组成戏的躯干,由文学、表演、音乐、美术多种艺术成分有机组成整个戏曲舞台艺术体系,其表演程式有唱竹马、舞狮、舞龙、打钱鞭等,唱腔以客家话为主,地老话为辅,地方特色浓厚。笔者在访谈中问及采茶戏,一些中老年女性回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采茶戏就渐渐淡出了农村妇女的视野,而之前博白每逢有庙会、观音旦、做社,常有民间采茶团走村串户表演,观众多为老人、妇女、小孩,演到高潮时,常出现台上台下一唱一和的动人情景,观众和唱时极其投入,戏散回家也会边走边唱,其乐无穷。现在“平常要不是县里或者镇上有啥重要活动,一年到头都看不上一次。听说县城的文化馆有,难道让我们这些村妇跑去县城就为看戏?那是高档、享受的地方。闲时大家一起聊天、看看报纸,很容易就一天。”值得注意的是,笔者通过非参与性观察发现,该地区女性所谓的“报纸”,是地下六合彩“庄家”发给赌徒的一些小册子资料,传言是香港六合彩总部的内部资料,写有多种特码的

解析和预测。更让笔者惊讶不已的是,“看了没有”、“看中了哪个”,已成为大家见面的习惯问候语。因此,“如何开发‘以闲暇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仍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任务。”^[17]。

2. 闲暇空间

闲暇空间是闲暇活动的载体,是构成人们闲暇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空间具有“乡土性”的特点。调查结果显示,将闲暇空间选择在“自己家里、别人家里各一半”的占72.0%，“主要在自己家里”占14.0%，“主要在别人家里”占7.5%，“主要在公共场所”占6.0%。

另外,根据闲暇娱乐活动伙伴的不同,可把客家地区农村女性划分为四个类型:类型1娱乐活动的伙伴主要是子女(孙)、配偶和父母等家庭成员;类型2娱乐活动的伙伴主要是本家族(宗族)的人、邻居或亲戚;类型3娱乐活动的伙伴主要是朋友、同事、同学,即趣缘和业缘群体;类型4是单独活动。交往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方式。表3显示,伴随着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交往对象由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向业缘、趣缘发展,但地缘关系仍是农村交往的主要关系。其闲暇生活的空间仍是以村为基点,围绕血缘—地缘轴心,向四周圈层传导。这恰如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18]

表3 客家妇女娱乐活动伙伴的类型

	类型1			类型2		类型3			类型4	其他	
	父母	配偶	子女(孙)	亲戚	街坊邻居	朋友	同事	同学	恋人		独自一人
频数	8	37	76	24	143	59	35	11	9	3	1
百分比	4.0	18.5	38.0	12.0	71.5	29.5	17.5	5.5	4.5	1.5	0.5
	60.5			83.5		57.0					

(三) 闲暇心态

闲暇生活亦包括人们从事闲暇活动的动机、主观感受和主观评价。下面从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意识、闲暇动机以及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来论述她们的闲暇心态。

1. 闲暇意识与动机

客家地区农村女性如何认识工作和闲暇在生活中的关系呢?“工作和闲暇哪个重要?”的调查显示,46.0%的女性认为工作比闲暇重要,47.5%的女性认为工作和闲暇同样重要,5.0%的女性认为无所谓,而认为“闲暇比工作重要”的仅占1.5%。这集中反映了客家农村女性闲暇意识的两个特点:在客家文化和独特

环境的影响之下,客家农村女性富于实干、苦干的勤劳精神;“先生产,后生活”仍然是当前多数客家农村女性的生活价值取向。

闲暇动机是客家地区女性在闲暇时间参加闲暇活动的内部动力。在“您参加闲暇活动的目的(限选三项)?”调查中,排在前四项的闲暇动机分别是:调整与家人朋友关系,增进感情(69.5%);减轻或消除生活、工作压力(48.5%);消磨时间(48.0%);放松心情,获得愉快体验(40.5%)。可见,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动机旨在摆脱生活中的疲惫与沉闷乏味,补偿、恢复生理的平衡状态;这与现代化的都市人客观、冷漠、理性的特点不同,在客家农村,人们之间朝夕相处,血缘、

地缘关系密切,注重相互间的交往,感情色彩比较浓。

2. 闲暇满意度

调查发现,客家地区农村女性对主体生活时间的满意度高于客观条件的满意度。对生活时间中的“闲暇时间”的满意度选择中,“基本满意”和“很满意”总共占53.0%。相比之下,客家地区农村女性对闲暇生活的客观条件满意度普遍不高。对一些农村公共娱乐设施,如读书看报场所、看电影(戏剧)场所、体育活动场所、消遣娱乐场所的满意度选择“不太满意”、“很不满意”这两项的总和分别占7%、7.5%、16.5%、27.5%。80%~92.0%的女性反映,她们村里目前没有这些公共娱乐实施。总体上,对自己闲暇生活满意度为“不满意”的占41.5%、“一般”的占35.5%、“比较满意”的占23.0%。

在深度访谈中发现,被调查者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满意。这可从以下的访谈资料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20岁的餐饮部门服务人员(初中毕业):“捱(我)细(小)时候,村里面经常在地坪那里放电影,现在没得了。现在除了在家看电视,要不就去别人家打牌,在家里就这样,捱(我)都习惯了。捱(我)很少在家里,一般都和朋友去县城……”

51岁的以农业为主的妇女(小学毕业):“以前在庙会、观音旦、做社的时候就经常有舞狮子、采茶戏表演的,还有啊,我们隔三差五的还可以在晒谷场上看电影,那时比现在自己家看电视有意思多了,好热闹,现在舞狮子和采茶戏表演都没有了。要是现在有些活动不知道该多好!没有也无所谓,现在农村就这样了,你以为像县城?去县城都是要钱的……”

四、客家妇女闲暇生活的影响因素分析

1. 自然因素

季节差异性对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时间有一定的影响,冬季闲暇时间比较长,夏季的闲暇时间比较短,两者相差0.69小时。但从总体上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平均闲暇时间差异性不大。博白县属亚热带向热带过度的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1.9℃,全年无霜期一般长达350天以上,这为客家农村妇女一年四季操劳提供了客观条件。

2. 个人因素

兴趣、爱好、职业、性别意识等会影响女性的闲暇生活方式。调查中,客家农村女性在选项“是否有兴趣会影响我参加闲暇活动”中选择了“非常符合”或“比较符合”共占97.5%。但是,大部分被调查者对下棋、打篮球等闲暇活动毫无兴趣,认为是“男人们的事”。

职业结构的分化直接影响了女性的闲暇时间。研究认为,不同职业类型之间闲暇时间均值之间差异性不大:以农业为主(4.3737小时)、乡镇企业职工(4.4028小时)、个体户(4.2308小时)和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4.8750小时)。但以上职业的闲暇时间均值明显少于以家务为主(7.5588小时)的职业类型。这说明就业与非就业对女性闲暇时间的影响很大。随着博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该地区女性的就业类型由传统的以农业为主转向多元化职业,这些就业女性除了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完成工作量外,由于传统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女主内”的家务劳动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除一小部分女性的闲暇时间因就业而增多外,大部分客家农村妇女回到家中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担负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为此她们闲暇时间总量较少,且弹性较弱。

3. 家庭因素

家庭物质生活条件也会影响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时间占有量。调查发现,家庭总收入与闲暇时间相关显著(表4)。一般而言,家庭物质条件好,能给女性闲暇活动带来许多便利。但客家地区农村家庭总收入越多,女性闲暇时间反而越少。这是因为,客家地区农村女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从事非农职业时,她们唯有充分利用自身人力、物力“量”上的优势,而不是“质”的优势为家庭积攒财富,其家庭收入的增长是以她们闲暇时间的减少作为代价。

表4 家庭总收入与闲暇时间(%)

2008年家庭总收入	闲暇时间		
	4小时以下	4-5小时	6小时以上
10000元以下	0.5	0.5	2.6
10000-30000元	25.1	12.8	6.2
30001-50000元	23.6	16.9	8.7
50000元以上	0.5	0.5	2.1
$X^2=105.987$ $DF=16$ $P=0.000$			

4. 文化因素

性别文化作为“性别”和“文化”构成的复合词,是指以文化形态存在的两性生存方式。社会性别最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它与其他文化结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纵观整个历史发展而不仅仅是那些涉及妇女或家庭的历史,性别(gender)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范畴。每一个政治的、学术的、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军事的变化对男性及妇女的行为与角色作用都有影响;反过来,一个文化的性别结构也影响了其他任何一种结构及其发展演变。”^[19]在客家农村女性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性别文化逐渐让

客家地区女性接受并遵循了社会对于她们的角色期待：勤劳俭朴、贤淑善良。与其它汉族民系相比较，客家女性显得异常的勤劳，是家庭与生活的主帅，把劳动看做不仅是一种民风，更是一种天职，无所不做，无所不能。从某种角度说，社会性别文化一直“绑架”着客家农村女性，使她们习惯于长期的辛勤劳作。

5. 社区因素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女性的闲暇生活。目前财税体制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滞后和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决策规则的缺陷，使得乡镇财政体制未能适应经济体制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导致乡村公共娱乐设施之类公共产品的“空洞化”。乡村集体文化生活的式微直接影响了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生活。在“哪些因素影响了您参与闲暇(最多可选三项)”的调查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影响因素依次是：缺乏适宜的闲暇活动场所、缺少闲暇活动设施、经济条件有限。客家农村女性认为：设在村委会里的读书看报场所只是一个摆设，因此她们很少光顾；一些土生土长的文艺宣传队也逐渐淡出了农村文化生活；而以前尚有村集体举办的电影、采茶戏、舞狮子等集体娱乐活动带给她们一种补偿、一种精神寄托。现在多元化、私性化的现代生活却萎缩了乡村集体文化生活的市场。

五、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描述和分析可知，从微观层面上看，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时间增多，闲暇意识增强，受个人和社会双重因素影响仍以“工作”为重心，闲暇空间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的局面；从宏观层面上看，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缺失，传统的采茶戏、舞狮等活动渐渐远离了客家女性的日常生活，致使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闲暇时间主要用于消遣型的闲暇活动上，闲暇活动多彩与单调并存，一些不健康的娱乐方式泛滥，她们总体上对闲暇生活的满意度不高。为此，需引导、帮助和支持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科学、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构建文明的闲暇生活方式从而促进客家地区女性的全面发展。建议如下：

其一，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即没有良好的农村文化建设，就没有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20]。同时，要多渠道、多方面筹集文化建设经费，建设更多的农村公共闲暇娱乐场所和设施。

其二，拓宽思路，建设农村特色文化。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合理化和平等化前提下，寻求经济与文化的

结合点，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大力推进客家特色文化生活建设，为客家农村女性创造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环境。

其三，加强对客家地区农村女性闲暇生活的引导和教育，引导她们摒弃旧观念、旧习俗，逐步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闲暇生活意识。同时，培养客家地区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她们在农村文化建设者中的主观能动性，吸引其积极参与、支持、享受。

参考文献：

- [1] [美]卡拉·亨德森等. 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M]. 刘耳等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2] Hochschild A and Machung A. The Second Shift[M]. New York, NY: Viking, 1989.
- [3] [英]K. 罗伯茨. 青年与闲暇[M]. 张铭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6.
- [4] Ueta A. Intrafamily Time Allocation of Housework: Evidence from Japan[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5, 19(1): 1-23
- [5] 胡宇娜. 国内外女性休闲研究综述[J]. 新西部(下半月), 2008(12): 110.
- [6] 张建萍. 我国女性休闲生活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代形态[J].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46-50.
- [7] 张哲乐. 道教文化与女性休闲[J]. 天府新论, 2005(1): 195-198.
- [8] 王雅林. 信息化与文明休闲时代[M]. 学习与探索, 2000(6): 74-79.
- [9] 王雅林. 生活方式概论[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10] 沈康荣. 城市居民闲暇生活探略[M]. 社会学, 1996(4): 7-11.
- [11] 王琪延. 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 [12] 田翠琴, 齐 心. 农民闲暇[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3] 田翠琴. 农村妇女发展与闲暇时间的性别不平等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04(5): 25-31.
- [14] 黄马金. 客家妇女[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5: 8.
- [15] 刘大可. 田野中的地域社会与文化[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 [16] 谢重光. 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 12—20 世纪客家妇女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7] 胡志坚. 我国公众闲暇时间文化生活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6): 53-58.
- [1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5: 4.
- [19] [美]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 历史中的性别[M]. 北京: 上东方出版社, 2003: 3.
- [20] 温清华. 广西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8(4): 34-38.

责任编辑: 陈向科